

写给天堂的爷爷

裴庆美

爷爷去世二十多年了,可每到清明,我都会想起我亲爱的爷爷。

听母亲说,我小时候,爷爷特别喜欢我。爷爷冬天最喜欢的一件事,就是揣着我到处跑。那时候天冷,母亲就不让我起床。爷爷说,让孩子起来吧,揣我怀里就不冷了。爷爷说着就解开衣扣,露出热乎乎的胸膛。我与爷爷脸对着脸,胸贴着胸,两只小手分别放在爷爷的胳膊窝里。爷爷用棉衣一层层把我裹好,让母亲用绳子把我和他扎在一起。我让爷爷的肚子鼓起个大包,爷爷像个袋鼠一样揣着我,满村转悠。母亲说,那时候我还不会说话,但只要一看见爷爷,可精神了,等爷爷一揣上我,高兴得我头乱转,眼都不够使了。

等我会跑了,会说话了,会了许许多多本事的时候,爷爷的笑脸就深深地印在了我脑海里。爷爷下地干活,总是带上

我。母亲怕我妨碍爷爷干活,爷爷说愿带着我,还能帮着他干活。那时候,爷爷总是将我放在箩筐里,背背上。我站在箩筐里,搂着爷爷的脖子,我的眼睛能看好远,总是兴奋地对爷爷说:“爷爷,你看;爷爷,你看……”爷爷就哈哈地笑,走得更快了。那时候,我不知道我是否真的能帮爷爷干活,我只记得,当爷爷擦着汗,看着满地跑着拾草的我,笑得跟花儿一样。

我上学了,得了许多奖状,爷爷这时候最喜欢坐堂屋里,望着满墙的奖状乐。爷爷还喜欢听我念书。傍晚,做了一天农活的爷爷,总是希望我念书给他听。当我抑扬顿挫的童音响起,爷爷的神情无比虔诚而肃穆。爷爷不识字,但爷爷是个对知识无比尊重的人,在爷爷眼里,我就是知识的化身。而爷爷却在我面前沉默了许多,再也不给我讲他遇见鬼的故事了。

我上中学了,住校,一周回家一次,一周见爷爷一次,爷爷的头发与胡子不知什么时候开始变白了。高中三年,我一月回家一次,一月见爷爷一次,爷爷的头发与胡子更白了,另一明显变化是,爷爷的腰身变驼了。

我去很远的地方上大学了,一年回家一次,一年见爷爷一次,爷爷更老了,牙没了,头发也掉没了,爷爷的话,也更少了。但我从爷爷看我的谦卑的眼神里分明感受到,爷爷有许多话要说,只是,我没有时间倾听。我没有想到,那就是我见爷爷的最后一面,现在,我想听爷爷说话,已是不能。爷爷,已经去了他的天堂。

想来,爷爷在世的时候,喜欢揣我,喜欢背我,喜欢看我奖状,喜欢听我念书,爷爷那满足快乐的神情说明,我就是爷爷的天堂啊。只是,我并没有让爷爷享受到天堂般的幸福,就连爷爷走的时候,我都不能送他最后一程。时至清明,我不能给爷爷上坟,唯有遥望家乡,对天堂里的爷爷说:爷爷,愿您在天堂里快乐。

世间本无恩怨

□心珠漫漫

在这样一个雾霭弥漫的清晨,我领孩子走过社区的健身广场,看到漫步机上一个模糊的背影,跟你的样子出奇像,我知道那绝不是你,但内心居然会有一阵儿很强的亲切感。

说来你走了也有一年多了,对于你的离去,我没有任何悲喜,似乎你是一个与我不相干的人,虽然我们曾在一个桌上吃饭好些年。

我知道,自我呱呱坠地开始,你就厌弃了我。你一直期望一个男婴的出世,来继承你二儿家的香火,他是你三个孩子中最记挂的人,他本分、老实、守旧,身体不是很好。可发出那一声尖锐啼哭的,偏偏是我,你没看我第二眼就走了,有小半年的时间,你都不曾看我一眼。

之后的很多年里,我们都是最对立的亲人。吃饭时,你在饭桌的里面,我就在外围,我们不对视,不亲近。之前是你刻意,后来变成了我的刻意。我成长的每一步,你都见过,却没有任何的扶持;你变老的每一步,我也都见过,只是没有任何怜惜。就这样,年复一年。

我长大,离家,再也不与你同桌共餐,那可真是庆幸。我不用看你那凶凶的目光,也不用听你对家人的使唤。因为只要在你眼前,就不能容一个闲人。不管是谁,不管他刚刚干了多重多久的活,不管他的身体是不是舒服,只要进入你的视线范围内,你就能给他派个活干,哪怕仅仅给你拽拽衣服而已。这让我十分厌恶,本来你就不曾喜欢过我,凭什么让我给你揉肩捶背的。虽然厌恶你,却没有一次拂你的意,爸爸说过,你做就是替我和你妈。我不想让爸爸妈妈受累,感觉是在孝顺父母,而不是祖母。

记忆里,你的精力总是那么旺盛,身体好得出奇。八十几岁,依然耳聪目明,计较起事来不亚于那些四五十岁的大妈。从来没有想到你会离开,只不过是普通的感冒,怎么就会卧床不起呢?只不过是卧床几天而已,怎么就辞世了呢?

你走时,我正在月子里,没有回去奔丧。你在我的记忆里,永远定格在那个瘦小、精神矍铄、事多的老太大的形象上。只是你入葬那天,我看着我时钟,想象着你入土的样子,坟头渐渐隆起的样子。

后来回家,妈妈给我二十块钱,说这是你给你最小的重外孙的见面礼,包括他在内,你大大小小的重孙重外孙辈儿的孩子一共有十七个,每个人的见面礼都是二十块。我接过钱,内心有些愧疚和敬意,无法言说。

那些日子里,怨怼的情绪层层积累,我以为它们无法消除。现在和家人聊天时,居然能很随意得提起你,那些话语里已没有了那么浓郁的怨怒;待今日看到那个熟悉的身影时,亲切感更是无法言说。

原来他们说过的好些话都是对的,他们说“人没了,就真的什么都没了,包括爱恨”,他们说“血浓于水”……

在这个雾霭蒙蒙的清晨,我的心绪温热。也许,世间本无恩怨,有的只是个人的些许执迷。

清明之恋

□李玉华

涵玉与林风的相识可以说是缘分使然。

有一段时间,涵玉去音乐学校上课,在公共汽车上总能碰到一个高高帅帅的男生,后来知道,那个男孩叫林风,就读于附近的另一所大学。二十几岁的年龄,正是情窦初开的季节,涵玉喜欢男孩的放荡不羁,而男孩早早注意到了涵玉,她那双雾蒙蒙的眼睛,已让他追逐了很长一段时间。

学生时代的恋情,是一触即发的美丽情缘。涵玉与林风很快陷入了爱河,校园四处留下他们甜蜜的足迹,爱情的世界没有忧愁,只有快乐,他们一起看夕阳西下,一起看彩霞满天。

而此时,林风的母亲知道了他们的恋爱,坚决反对。林风父母离异,他的父亲是为了一个学音乐的女子才离婚的,或许在他母亲眼里,学音乐的女孩都是不可信的。而林风喜欢涵玉的飘逸脱俗,并且深信涵玉是个善良的姑娘,终于在又一次激烈的母子争吵后,林风喝了酒去骑车,不幸发生了车祸,冲动的年龄,年轻的生命,就这样消失了,那一天,正是清明!

我听到这个故事,是在组织的一次音乐培训会上,静静的夜里,与我同宿一室的涵玉慢慢道来,让我唏嘘伤怀!

自此,每年的清明,你都会看到一个女孩去祭祀心中的恋人,她就是涵玉。林风走后,涵玉曾一度痛不欲生,但生活总要继续,为了相爱的人和爱你的人,现在的涵玉已不再是以前的柔柔弱弱,已是一个成熟坚强的女人。是啊,人生是条无名的河,是深是浅都要过,人生是杯无色的酒,是甜是苦都要喝!

轻轻的你离开,就像你轻轻地走来,在这春天的季节里,愿生命与爱同在!



▲翘首以待。 邱军 摄
▶前仆后继。 邱军 摄

征集令

为了给济阳喜爱摄影和文学创作的广大读者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平台,《今日济阳》特开辟《澄波湖》副刊专版,主要包括“我拍我秀”、“济阳地理”、“济阳文化”、“古城旧事”、“名人轶事”、“澄波湖畔”等栏目。

其中,“我拍我秀”投稿图片可以是济阳的风景、人物,也可以是一些有趣或感人的场景;“济阳地理”主要介绍济阳本地的一些老街老巷、古镇村落、山川河流,以及和它们有关的故事传说;“名人轶事”则主要介绍济阳名人一些不为人所熟知的故事。喜欢文学创作的读者也可以将自己创作的散文、诗歌等发给我们,我们将择优刊登。

稿件要求原创,投稿者若抄袭、模仿他人作品等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或者稿件内容侵犯他人名誉权、隐私权、人格权,自负文责。

投稿邮箱:qlwbjry@163.com QQ群:229717843



▲自然之美。 邱军 摄